

从共时平面上看“起来”的语义分化及其句法表现

李 惠 贞*

<目 次>

- | | |
|------------------|-------------------|
| I. 引言 | IV. 各类“起来”的句法表现差异 |
| II. “起来”的语义分化 | V. 结语 |
| III. 各类“起来”的语义特点 | |

I.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起来”有以下两种句法功能：一种是单独充当谓语动词；另一种是作为复合趋向动词之一，一般用在谓语动词后面作补语。尽管其句法功能和分布这么简单，但表义并非单一，尤其是当它作补语时，除了表由下向上的位移义之外，还有几个非位移义。这一点语法学界早就意识到，也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如吴洁敏(1984)、房玉清(1992)、贺阳(2004)、李敏(2005)、唐正大(2005)、齐沪扬·曾传禄(2009)等。这些文章都对“起来”的表义功能做了细致的描述，但文中提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¹⁾依然有让人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讲师

1) 各家的观点概括起来如下：

- a. 吴洁敏(1984)将非谓语动词的“起来”分为趋向动词、情态动词、助词三类
- b. 房玉清(1992)分为两类：一类是还保留着动词的特点(趋向义)；另一类是已经虚化而无动词的特点(非趋向义)。
- c. 贺阳(2004)将“V起来”分为位移义、结果义和体貌义三类。
- d. 李敏认为“V起来”中“起来”的意义和功能已经发生从趋向动词到动态助词的虚化，因此应该分为“趋向动词”和“助词”两大类。

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因而，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将从共时语法化角度入手就其语义分化及不同变异之间的句法表现差异进行讨论，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起来”的语义和用法的了解。

II. “起来”的语义分化

“起来”原本属于复合趋向动词之一，在句中用作谓语动词，所表达的意义是由下向上的趋向。例如：

- ① 别老躺着，起来活动活动。（《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
- ② “拉我起来。”他冲我伸出手，“拉我起来！”²⁾
- ③ 我想就让他躺一会吧，可苦根一躺下便不起来了……

当“起来”和谓语动词结合构成动补结构时，所表达的意义呈现出复杂化，我们可以把其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位移义：基本意义和用作谓语动词的“起来”一样表示由下向上的位移义。例如：

- ④ 这时陈其美站起来发言。
- ⑤ 他坐起来吃了一个苹果。
- ⑥ 头马上便抬起来。

第二，结果义：主要表示动作有了预期的结果，再没有表示位移的意义。例如：

e. 齐沪扬·曾传禄(2009)指出“起来”呈现出一种由实到虚的引申过程：趋向义(趋向动词)→完成义(趋向动词)→起始态(时态助词)→泛时态(时态助词/词内成分)

2) 没有标注出处的用例都是在北京大学语料库(ccl)中搜索到的。

- ⑦ 先把门关起来！
- ⑧ 有时候双方都把钥匙当宝贝藏起来。
- ⑨ 现在想起来有些害怕。

第三，起始并持续义：表示动作开始进行并继续下去。例如：

- ⑩ 孩子听完，哇地哭起来。
- ⑪ 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
- ⑫ 姐妹俩仍旧站在原地，也情不自禁唱起来。

第四，主观判断义：表示说话人在说明、评论人或事物时所采取的角度。例如：

- ⑬ 我看起来很外向，事实不然。
- ⑭ 药的味道闻起来既酸又苦。
- ⑮ 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不容易。

从以上分类中，不难看出充当补语的四类“起来”有虚化程度之别。具体来说，第一类作为一个实词，所表达的是词汇意义，意义既实在又具体。而第二类意义有所虚化，处于半实半虚的状态。属于第三类的“起来”已经彻底虚化，毫无实在意义。因此，其表达的意义不是词汇意义，而是语法意义。第四类是经过再语法化后形成的成分，虚化程度更强烈于第三类。不仅如此，表达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是语用意义。可见，位移义的“起来”放在另一个动词之后，逐渐发生了由实到虚的转变过程。随着语义的演化，其句法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分别如下：第一类是典型的趋向补语；第二类是动相补语；第三类是体标记；第四类是话题标记。基于此，我们可以构建“起来”的虚化链：

动词 > 趋向补语 > 动相补语 > 体标记 > 话题标记

这样，“起来”在共时平面上表现出不同语义和句法功能，这正是共时语法化的体现，上面所述的各个“起来”就相当于动词“起来”经历了语义分化后形成的不同变异。³⁾(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将把这四种变异分别标记为“起来_{趋补}”、“起来_{动补}”、“起来_体”、“起来_{话标}”)共时平面上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呢？其起因于语言的渐变性，语法化理论称其为渐变原则。即当一个词由A义演变为B义时，总是存在一个A义和B义共存的阶段。如此的渐变过程可以描写为：A>A/B>B。(沈家煊1994)⁴⁾这种现象其实不仅仅是“起来”的固有特点。现代汉语中，有不少能够位于补语位置的词语同样具有类似的分化，比如：

- A. 死：杀死了他//累死我了
- B. 上：飞上天空//当上了团长
- C. 过：走过马路//吃过饭//去过中国

这一点启示我们汉语的补语位置为一个词语发生语义分化提供决定性的句法环境。

那么究竟哪些机制引发了“起来”发生语义分化呢？从“起来_{趋补}”到“起来_{动补}”的语义分化是由隐喻和转喻⁵⁾这两个认知上的机制引发的。具体来说，“起来_{趋补}”所表达的空间上的趋向(即由下向上)先在隐喻作用下投射到事件发展过程(即时间上的趋向)，然后再受到转喻作用之后，终点得到了凸显(prominence)。从而“位移”义的“起来”自然而然就发展到“结果”义的转变。“起来_体”也是通过转喻引申而来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事件得到预期结果后必定出现某个应有状态的开始，这一开始受到转喻作用之后逐渐得到凸显，

3) 语法化理论认为，共时平面上所存的变异(variation)是语言历时演变(change)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反映。(参看沈家煊1998)

4)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4).

5) 隐喻是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现在常说成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mapping);转喻是以事物易感知或易理解的部分来代替事物的整体或事物的另一部分的认知方式,其完形心理基础是“相邻原则”和“凸显原则”。

而“结果”义却隐退(recession)。其结果就是发生了向“起始”的转变。而从“起来_体”到“起来_{话标}”的转化不是由隐喻和转喻引发的。其核心机制是主观化,⁶⁾即其把“起来”的表义功能由命题(propositional)的功能转化为语言表现上(expressive)的功能。

以上,我们了解到“起来”在共时平面上的语义分化情况和各个转化阶段的主要机制。下面将就各类变异的语义和句法上的特点逐一进行探讨。

Ⅲ. 各类“起来”的语义特点

1. “起来_{趋补}”的语义特点

如上所述,“起来_{趋补}”是动词“起来”位移到另一动词之后形成的句法单位。因此人们常常认为,作为趋向补语的它和用作谓语动词的“起来”(以下记为“起来_动”)没有什么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不够准确。毕竟两者在句中充当不同句法成分,必然存在着不同之处,其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义方面:“起来_动”的表义较为狭窄,不是表示由坐卧而站立,就是表示由躺而坐,而“起来_{趋补}”表示由下向上,和“起来_动”比起来,外延更为广泛;(2)语义指向方面:“起来_动”通常和施事发生语义关系,而“起来_{趋补}”除了施事之外,有时候也指向受事。⁷⁾可见,“起来”移位之后,意义虽然没超出趋向义,但变得

6) “主观性”是指语言的一种特性,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主观化”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

7) 下面四个例句中, a和b是“起来_动”的用例, c和d是“起来_{趋补}”的用例, 两组例句比较起来确实存在语义指向的区别: 前两例的“起来”无例外和施事成分“我”发生语义关系; 后两例的“起来”的语义指向不一致, 前一例在语义上指向施事成分“我”, 而后一例却和受事成分“手”发生直接联系:

- a. 服务员走后我起来穿衣服。
- b. 她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拉我起来, 领进内室。
- c. 我站起来, 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
- d. “手, 手, 手举起来。”

更为泛化，语义指向也变得不单一。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上面的差异只是由位置变化导致的。因而“起来_{趋补}”不能看作是动词“起来”的真正的变异。

以上两个不同点减弱了“起来_{趋补}”对动词的选择制约。换句话说，只能和少数动词，如“站、立、站立、坐”等搭配的“起来”用作结果补语之后，和更多的动词能够搭配。那么究竟有哪些？据我们的考察，主要有：

站立 站立 坐 踮 跳 蹦 翘 抿 扬 仰 捧 提 揭 掀 铲 捞 钓 浮 漂
升 溅 爬 卷(撮起) 举 搀(搀扶) 扶 架(搀扶) 拿 拉 抱 抓 挑 拽 背(bei')叫
(呼叫) 喊...

仔细观察上面所罗列的动词(以下称其为“V₁”), 有趋向程度的强弱之别, 甚至有的动词没有趋向义。即从上面的“站”到“架”趋向义越来越弱化, 从“拿”到“喊”没有任何趋向义。这些没有趋向义的动词只有与“起来_{趋补}”结合才具备了趋向义。正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V₁”的语义特征界定为[+向上位移]或[+趋上]。不过, 当现在语法学界对其语义特征给出界定时, 较普遍地采用这一界定,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贺阳(2004)⁸⁾, 他把“V₁”的语义特征界定为[+向上位移]。他认为“V起来_{趋补}”是否具有位移义, 取决于“V”的语义特征。误区就在此。上面已多次提到“V起来_{趋补}”这一结构中趋向义由“起来_{趋补}”负责表达。如果该结构的趋向义真的是像他说的一样取决于“V”, 那么一个动词和“起来_{趋补}”结合之后不会有多种意思,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 “爬起来”、“跳起来”都是歧义格式, 既可以理解为趋向义, 也可以理解为起始义。那么, “V₁”的语义特征该如何界定呢? 细看上面所列的动词, 它们不但都表示具体动作, 也都含有着趋上或使趋上指向。所以其语义特征应该界定为[+具体动作]和[+趋上(或使趋上)指向]。

8) 贺阳. 动趋式“V起来”的语义分化及其句法表现[J]. 语言研究, 2004, (3).

2. “起来_{动补}”的语义特点

上面已把“起来_{动补}”列入动相补语这一词类。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另称为结果体或阶段补语,是由赵元任首次提出的。⁹⁾他曾经指出,有部分补语在句法分布上和结果补语同样位于谓语动词后,但意义变得虚灵,所表达的不是动作的结果,而是动作的“相”(phase)。典型的例子有“我碰到(了)一件怪事”中的“到”、“猫逮着(了)个耗子”中的“着”、“看见、听见、听见”中的“见”以及“我吃过饭了就走”中的“过”。属于动相补语之一的“起来_{动补}”也是如此。尽管和“起来_{趋补}”一样位于动词后,但在几个地方表现出虚化倾向。首先,就表义上来说,其通常表示动作有了预期的结果,从概念上看已经变成了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处于半实半虚状态,不是彻底虚化的虚词。其次,语义指向也出现变化,“起来_{动补}”一般不指向施事或受事,而指向其前的动词“V”(以下记为“V₂”)。正因为这些变化,“V₂”的类别也和“V₁”大有不同。先看看下面罗列的动词:

闭 禁闭 关(禁锢) 关闭 合 叠 堆 搂(搂抱) 蜷 缩(蜷缩) 安(安装) 包(包装) 补(修补) 缠 打扮 钉 堵 封 缝 盖(遮盖) 裹 系(-鞋带) 加 接(连接) 擦 卷 捆 拼(合在一起) 梳 锁 填 织(编织) 装(把东西放进器物内) 抓(捉拿) 搭(搭建) 点(点燃) 磕 烫 修(修建) 围 罩 包围 藏(躲藏) 存 逮捕 躲(躲藏) 躲藏 放(搁置) 搁 押 扣(扣押) 扣留 留(留存) 埋 埋葬 收(收藏、收存) 收拾(整理、归拢) 收藏 隐藏 做 办(创设) 爆发 成立 发(膨胀) 恢复 建立 汇合 集中 集合 结合 联合 统一 团结 综合 保留…

这些动词是属于“V₂”的动词,每一动词都具有[-趋上(或使趋上)指向]的语义特征。根据郭锐(1993)¹⁰⁾的动词过程结构类型,它们要么属于双联结

9) there are a few complements which express the phase of an action in the first verbs rather than some result in the action or goal.(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5.)

10) 郭锐. 汉语动词过程的过程结构[J]. 中国语文, 1993, (6).

构, 要么属于后限结构, 总是把所指的动作引向预期的结果。因此, 我们可以说“V₂”具有[+结果指向]的语义特征。不仅如此, 它们还有一种倾向, 就是动作有了结果之后还保持着动词所指的应有状态, 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个语义特征, 我们将其标记为[+状态持续指向]。基于以上的叙述, 把“V₂”的语义特征概括起来就是[-赶上(或使赶上)指向, +结果指向, +状态持续指向]。

另外, 值得我们指出的是, 和“V起来_{动补}”相结合的受事成分基本上都具有有指性质。¹¹⁾据我们的考察, “V起来_{动补}”绝大多数用在把字句中, 如下例①⑥-①⑧:

①⑥ 她把自己禁闭起来。

①⑦ 女人的脸没处搁, 只好低头把脸面埋起来。

①⑧ 他把稿纸叠起来, 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 好象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

一般认为把字句的受事成分在现代汉语中是有定性最强的成分之一, 这很好体现了上述的特点。当然, “V起来_{动补}”在宾语为复杂形式时还可以构成受事成分放在谓词后的动词谓语句。此时, 其中的受事成分要么是由定指成分充当的, 要么是由无定指成分充当的, 例如:

①⑨ 她收起来男朋友留下的所有东西。

②⑩ 他终于想起来过去的事。

②⑪ 他们用木栅栏围起来一个长150米、宽40米的足球场。

②⑫ 此外, 在沿海地区和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地区还新发展起来一些城市。

前两例的受事成分“男朋友留下的所有东西”、“过去的事”都是定指成

11) 陈平(1991)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一书中指出, 如果名词性成分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某个实体(entity), 则该名词性成分被称之为有指成分, 其还下分为“定指”和“不定指”。发话人在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 如果预料听话人能够将其所指对象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 该名词性成分就是定指成分; 相反的, 发话人在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 如果预料听话人无法将其所指对象与语境中其他同类成分区分开来, 这一名词性成分是不定指成分。

分,而后两例的受事分别受到“一个”和“一些”的修饰,都属于无定指成分。那为何和“V起来_{动补}”所搭配的受事成分都由有指成分充当呢?理由很简单。尽管“起来_{动补}”虚化得不再和受事成分在语义上发生联系,但因为其不是完全虚化,依然对受事多多少少起到一些作用。更具体地说,其所表达的结果义从表面上看只涉及到动词,但实际上涉及到动词对受事的支配,因此受事成分必须由一个实体来充当。由此可见,受事的有指性为“起来_{动补}”没有完全虚化这一事实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3. “起来_体”的语义特点

“起来_体”作为体标记之一,从演变过程中看已经彻底虚化,语义得到了泛化。因此有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其对动词“V”(以下称为“V₃”)的限制大大减少,只要语义上相容就可以结合。即上面说过,“起来_体”表示动作的开始并继续下去,所着重的是动作的起始和动态持续。所以,与其结合的“V₃”只要具有[+起始指向]和[+动态持续]这两个语义特征就可以,下面就是典型的例句:

- ⑳ 大家哈哈笑起来。
- ㉑ 男女知青们顾不得斯文,大吃起来。
- ㉒ 领导人不同意,他们就吵起来。

三个例句中,“笑、吃、吵”都可以受副词“在”或“着₁”的修饰。因而它们是典型的持续动词。相反的,如果动词不是持续动词(如“属性动词、存现动词、认识动词,动补式动词”之类),其决不能和“起来”结合表示起始义。实际语料中经常看到“V起来”中的“V”起始指向较弱,同时也非持续的动词,比如,“关起来”、“站起来”等,其中的“起来”都不会是“起来_体”,要么是“起来_{趋补}”,要么是“起来_{动补}”。

其次,“V起来_体”与“V起来_{趋补}”和“V起来_{动补}”不同,通常不带受事成分,

即使前面动词是及物动词。1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起来_体”是个虚词,只是附着于动词后起到辅助作用而已,不可和任何成分发生联系;(2)“起来_体”和“V₃”结合之后只着重动作的动态持续,因此除了动作发出者之外根本不需要其他强制性成分。现代汉语中,如果后带宾语的持续动词要表示起始就采用“开始V”这一结构。由此可见,“V起来_体”不带受事这一点也算是一个“起来_体”虚化的佐证。

4. “起来_{话标}”的语义特点

“起来_{话标}”是个专门表示主观判断的话题标记,在概念上已转移到情态范畴。其既然是经过再语法化后形成的语法单位,语义上也会出现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其和“V”(以下记为“V₄”)结合起来就为说话人评述NP(通常是句子主语)提供了某个角度。因而“V起来_{话标}”这一结构体单独已经没有陈述性,也失去了作为谓语的资格。所以“V起来_{话标}”无论在“V”后还是“起来”后都不能加任何动态助词(比如:*这道菜吃了(过、着)起来很香、*这道菜吃起来(过、着)很香),也不能带受事成分。不仅如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V₄”往往发生了语义虚化,例如:

②⑥ 这么算起来,我和项羽还是老乡。

②⑦ 他的对国事的推测与希望,看起来,并不是他个人的成见, …

“算”和“看”的本义分别是“计算”和“观看”,但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当于它们的引申义的“推算”和“判断”。

12) 当然,实际语料中也可以看到既表动作的开始并继续下去也带宾语的用例,例如:

a. 她抛开幻想,吃起饭来。

b. 格里菲思便嘲笑起他来。

其中谓语都由动词+起+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来”充当,和“V起来_体”还是有差异。关于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据我们的考察, 尽管“起来_体”和“起来_{话标}”都属于虚词范畴, 由于表义功能不同, 所结合的“V”的类别又有些不同之处: (1)前者所结合的动词的语义特征为[+起始指向]和[+动态持续], 而后者所结合的动词只要具有[+具体动作行为]即可; (2)前者不但和动词甚至和一些动态形容词, 如“红、黑、亮、热、凉”等也可以结合, 因为这些动态形容词也能够满足前者的语义要求—[+起始指向]和[+动态持续], 如下例⑳和㉑:

- ⑳ 月亮渐渐亮起来了。
㉑ 网络也逐渐开始热起来了。

而后者表示某种评价角度, 但形容词在语义上相当于评价部分, 各自担任的角色不一样。因而无论动态形容词还是静态形容词都不宜与“起来_{话标}”结合; (3)前者只能和光杆动词结合, 动词后不允许任何成分出现, 而后者有时候可以和带泛指性名词的动词(一般称作离合词)结合, 比如, “他打仗起来很勇敢”; (4)“V起来_{话标}”由于经历了主观化, 只是和言者主语发生联系, 和句子主语没有直接联系。

IV. 各类“起来”的句法表现差异

上面我们揭示了动词后的“起来”经过语义分化而形成了四类不同变异。这四类变异因虚化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句法表现, 下面将就此分两个部分进行讨论:

首先, 结构上不同: 在一般情况下, “起来”和“V”结合构成“V起来”这一结构。由于虚化程度不同, 各类变异和其前的动词成分之间黏着性有所不同, 这导致结构上产生差异。具体来说, “起来_{趋补}”属于实词范畴, 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句法单位, 粘着性不强。因此, 其可以按语义指向进行分解式的变换, 比如, “他站起来: 他站+他起来、我把他叫起来: 我叫他+他起来”, 也

可以扩展为可能补语(如, 站得(不)起来)。而“起来_{动补}”在虚化链中处于过渡阶段, 因而其黏着程度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也就是说, “起来_{动补}”不仅缺乏陈述性, 语义也指向动词, 因此“V起来_{动补}”不能进行上述的变换, 这是黏着程度较强的一面。而其可以扩展为可能补语(如, 团结得(不)起来)是黏着程度较弱的一面。“起来_体”和“起来_{话标}”都属于虚词范畴, 粘着性就极强, 因而它们只能紧跟着动词, 不能扩展, 也不能进行分解式的变换。尤其是, “起来_{话标}”虚化得已经相当于词内成分, 更谈不上扩展了。

其次, 选择制约上不同。按照上面论述, “起来”的表义经历了从位移义到结果义再到动态义最后到情态义的发展过程。这样, 表义上的不同就引发了各类具有不同的选择制约。先从语义功能上看, 前三类都担任命题功能, 而最后一类担任话语功能。因此, 尽管前三者有表义上的不同, 但都依然是谓词组成成分, 其后可以加动态助词“了”(由于语义相悖, 和其他助词“过”、“着”不能连用), 而最后一类已经失去了谓词性, 其后不能和“了”连用。关于此, 上面说过, 这里不再赘述。其次, 前面修饰的成分有所区别。趋向义只在“起来_{趋补}”中才保留得很完整, 其余三类都失去了没保留。因此, 前一类前面可以带具有[+空间原点]这一语义特征的介词结构, 而“起来_{动补}”和“起来_体”已经转移到时间领域, 不能和上述的介词结构连用, 只受时间副词的修饰。此时, 两者所受修饰的副词类别也因表义功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前者经常受表示已然副词, 如“已经”、“早就”等修饰, 而后者不可以。它们却和“就, 又”等副词相搭配。没有陈述性的“起来_{话标}”不再说了。据我们的考察, 有些用例中修饰“V起来_{趋补}”的介词结构尽管由以“从”开头的介宾结构充当, 其介宾结构的语义特征未必是[+空间原点], 如下例③⑩和③⑪:

③⑩ 宋庆龄从悲痛中站立起来, …

③⑪ 从差错中站起来, 其实是对性格和意志的一种磨炼。

上例中, “悲痛”和“差错”都是抽象名词, 里面根本不具有上述的语义特征, 这和“起来_{趋补}”互不相干, 只是因为其前的动词成分“站”和“站立”通过隐

喻方式由具体领域投射到抽象领域。Heine等人(1991)¹³⁾把语法化看做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人\物\空间\时间\性质, 通过以上论述, 再次确认“起来”的语法化也经历了这一转移过程的事实。

此外, 它们的否定形式也不尽相同。“起来_{趋补}”和“起来_{动补}”的否定形式在已然情景下都是前面加否定副词“没(有)”, 即“没V起来_{趋补}”和“没V起来_{动补}”。如果用在未然情景时, 其否定形式分别变成“不V起来_{趋补}”和“不V起来_{动补}”。由此可见, “起来_{趋补}”和“起来_{动补}”无论用在哪一种否定情景中, 都依然保留下来。而“起来_体”的否定形式有以下三种:“没V”、“没V呢”、“没开始V”, “起来_体”都被去掉没保留下来。上述的差异和“起来”有没有实义性很有关系。“起来_{趋补}”的实义性质已经够清楚了, 这里不再赘述。“起来_{动补}”在虚化链中介于实词范畴和虚词范畴之间, 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实义性质更为突出。现代汉语中, 当否定动补结构时, 补语才是否定焦点, 因此不能去掉。同理的, 带有实在意义的“起来_{趋补}”和“起来_{动补}”在否定时仍然出现。与此相反, 只表示动态, 没有一点实义性的“起来_体”不会是否定焦点。因此如同动态助词“了”一样在否定时被去掉。

V. 结语

本文基于语义和句法功能的不同, 探讨了共时平面上存在的“起来”的分化现象, 同时也揭示了各变异的语义及句法特点。主要内容有:

第一, 置于补语位置的“起来”经历了语义分化, 共时平面上除了充当趋向补语的“起来”之外, 还共有三类不同变异, 分别是充当动相补语的“起来”、充当体标记的“起来”和充当话语标记的“起来”(本文把其分别记为“起来_{趋补}”、“起来_{动补}”、“起来_体”、“起来_{话标}”)。这些变异从历时演变上看是经过语义演化而依次产生的, 但由于语言的渐变性, 即旧形式并不马上消失, 而是和新形

13) Heine et al.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式一起并存一段时间，语法学界把其称作为共时语法化。

第二，“起来”的发展过程为“起来_{趋补}”>“起来_{动补}”>“起来_体”>“起来_{话标}”，虚化程度从左到右由弱到强。正因为如此，各类变异在语义上表现出不同特点。概括起来如下：

	表达意义	V的语义特征	语义指向
起来 _{趋补}	趋向义 (词汇意义)	[+具体动作], [+趋上(或使趋上)指向]	施事或受事
起来 _{动补}	结果义 (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中间)	[-趋上(或使趋上)指向], [+结果指向], [+状态持续指向]	动词 (对受事起到间接作用)
起来 _体	动态义 (语法意义)	[+起始指向], [+动态持续]	
起来 _{话标}	情态义 (语用意义)	[+具体动作行为]	

第三，虚化程度的不同也导致各类在句法上体现出不同特点：(1)和前面动词的黏着性从“起来_{趋补}”到“起来_{话标}”由弱到强。因而各类的分解式变换和扩展能力不尽相同；(2)前三类和最后一类之间有谓词成分和非谓词成分的区别。因此，前三类能和动态助词“了”连用，而最后一类不能；(3)随着表义从趋向义到情态义的转变，修饰成分类别截然不同，“起来_{趋补}”和表空间原点的介词结构连用，“起来_{动补}”和“起来_体”更多情况下和与时间相关的副词连用。表情态义的“起来_{话标}”已经不是谓词成分，和副词没有关系。

< References >

Chen Ping. *Studies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ory, methodology and fact*.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1991, 119-141.

Fang Yu Qing. "Distribution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qilai'". *Chinese*

-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1992): 23–28.
- Guo Rui. “A systematic analysis verbs representing course of event in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1993): 162–175.
- He Yang. “Semantic types of Verb—direction Construction “v+qilai” and Their Syntactic Feature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4,3, (2004): 23–31.
- Li Min. “A study of qilai’s Divergence On the structure of vqilai”. *Yanta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2.3, (2005): 74–77.
- QI Hu Yang & Zeng Chuan lu. “The Semantic Divergence of ‘Vqilai’”.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 (2009): 3–11.
- Shen Jiaxuan. “A survey of stud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1994): 17–24.
- Shen Jiaxuan. “The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3, (1998): 41–46.
- Shen Jiaxuan.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3.4, (2001): 268–275.
- Tang Zheng Da. “From the independent verb to the topic marker—Motivation of Qilai’s Grammaticalization mode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Grammar(2)*.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5, 252–266.
- Wu Fu Xiang. *A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Beijing : commercial press, 2005.
- Wu Jie Min. A study of Non predicate verb “qilai”.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 (1984): 27–38.
- Wu Wei Shan. “Polysemy of the Construction “V qilai” and Its Discourse Functi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4, (2012): 3–13.
- Zhang Guo Xian. Duration structure and aspect representation of

consecutive adjective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1999): 403-414.

Zhu Jing Song. "Extend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 mean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1987): 95-105.

Heine et al.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Abstract >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emantic divergence of "qilai" on synchronic plane and explain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each vari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qilai" on synchronic plane can be subdivided as four types of variation: Resultative complement "qilai"; Phase complement "qilai"; Aspect marker "qilai"; Topic marker "qilai", and shows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process among them: Resultative complement "qilai" > Phase complement "qilai" > Aspect marker "qilai" > Topic marker "qilai".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led "qilai" into different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among variations, therefore, each variation shows differences in semantics and syntax.

Key Words : 起来(qilai), 语义分化(semantic divergence), 变异(variation), 隐喻(metaphor), 转喻(metonymy), 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